

## 緊急令在今天很正常

張頌仁

沈綺穎個展「總有一天我們會明白」涵蓋了攝影、錄像裝置等媒介。這組作品點破了我們今天是如何生活在一個被緊急法令拘縛的世界。這類法令在近現代世界由來有自，而今天全球的恐襲行動，無論帶政治動機還是出於偏激心理，更為法令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沈綺穎的作品提示我們：隨著這些社會管制而引致的不僅是諸多社會制度的桎梏，還有被悄然改寫的是我們的歷史記憶，和被重塑的文化觀念。

一九四八到一九六零年長達十三年的「馬來亞緊急狀態」<sup>1</sup>最初的宣佈出於維護英殖民者的經濟利益，其長遠影響則導致馬來民族主義的制度化，以致民族矛盾成為建立新民族國家的基礎。這個策略讓西方列強在退出殖民統治之後，仍能夠在後殖民時代與當地保持同盟。馬來亞的動盪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一九三零年馬來裔人和馬來華裔<sup>2</sup>共同組成馬來亞共產黨，最初矛頭指向英帝國殖民剝削，接而在一九四一與英政府合作抵抗日本帝國入侵。在抗日戰爭結束後馬共繼續反抗英帝國殖民。英聯邦為了把反殖鬥爭定位為別有企圖的外在勢力，於是把矛頭指向馬共中人數更多、也更難招安的華裔群體，以便繼續推行殖民策略。1957年馬來亞脫殖獨立為民族國家，成為馬來族裔的民族主義政權，於是也把英帝國建立的種族矛盾制度化。那些破滅的反殖民願景和揮之不去的歷史記憶至今還被壓抑，而源遠流長的跨民族歷史交流和文化連脈早已無從言說。

今天亞洲面臨的困境在於，不論經濟政治取得什麼成就，先輩奮身以求的「獨立」、「自治」的本意已被我們忘卻，冷戰的陰影遮蔽了我們回望過去的視野。今日的亞洲亟需從歷史角度重述那些難以割裂的內在連結。許多亞洲群體甚至需要借助民族誌和文化學者的研究，才能夠回顧祖輩的生平經歷與解讀自身文明的知識經驗。當代亞洲繼承了刪抹歷史記憶的一個世紀。

發生在歐陸列強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阻延了帝國擴張的步伐，世界範圍內隨之興起的反帝反殖民運動加快了各地追求獨立的進程。今年適逢1919「五四」百年，回顧一個世紀，我們不獨慶幸近幾十年亞洲大致穩定的局面，更不能忘記這個局勢正是以前所未有的全球暴力衝突為代價換得的。

但帝國主義只是在形式上終結，並未就此真正瓦解。掙脫了帝國殖民統治的亞洲國家，無不例外地在記憶中好似有附身的幽靈等待被招魂。現代亞洲國家贏取獨立之後，不料復又陷入的是意識形態層面的「被殖民」。反觀二十世紀的政治爭鬥，不得不警惕所謂「反殖民解放」和「民族獨立」皆在西方意識形態的框架之下完成。爭取民族主義的民主也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也好，抑或是共產國際主義，但凡冠以「解放」、「自由」、「民主」之名，都逃不出「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性意識形態框架裹挾，最終背棄自身文明歷史的積澱，以致民族「獨立」延續了文化與意識形態的「被殖民」。資本民主與共產社會主義同時標舉「國際主義」，可是左右派兩方的對立立場，還是化歸到經濟產出和技術競爭等可量化對比的指標上，而這個體系亦是由西方帝國強權所主導建構的。「意識形態殖民」肯定是帝國主義最具滲透力的侵略，但更多狀況下，是來自被侵略方主動的思想轉變。那是由披附著「進步」說詞的文明觀和科學主義，再加以宗教傳播術，以使被侵略方主動地把自我的歷史文明定位成敵人。殖民主義覬奪的不僅是土地而更是民眾的心智，它要佔領的是被殖民者的抱負，以便把多元的文化歷史收編為帝國的文明論述。

---

<sup>1</sup> 「馬來亞緊急狀態」發生於1948-1960年間，用於指英聯邦軍隊和馬來亞人民解放軍之間歷時長達十二年的游擊戰，為英殖民政府對這場衝突的稱呼。

<sup>2</sup> 馬來華裔大量落根馬來亞始自19世紀中葉，主要投入開墾馬來亞種植業。1948年宣佈「馬來亞緊急狀態」時馬來亞人口統計5百73萬，其中華裔佔2百15萬，佔總人口38%，馬來裔人口則佔總人口49%。到了1960年撤除緊急令時，被遷居於集中營式管制的華裔「新村」尚有57萬人。

沈綺穎投身攝影暗房來重新梳理上一代戰火中的記憶。「馬來亞緊急狀態」期間，沈綺穎的祖父沈煥盛及其革命同袍為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最後轉變方向。他被遣離馬來亞送回中國。1949 年的夏天，沈煥盛犧牲於國共的內戰，此時在中國反帝反侵略的抗日戰爭早已取得勝利。共產主義從致力於抵抗帝國侵略的鬥爭急劇轉向內戰，執政後緊接著發動思想大改造，全面轉變中華傳統文化。

英殖民帝國在「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蓄意架構內部民族分裂的「民族國家」觀，在獨立後的馬來西亞折射了冷戰主導的全球性意識形態分裂。假如亞洲國家所追求民族獨立的目的是要擺脫西方強權，那麼冷戰的意識形態分裂，恰恰就是把亞洲導入一種長久的「緊急狀態」。中國、印度和韓國今天的現況就是鮮明的例證。

歷史文化的去殖民化對於亞洲國家是當務之急，關鍵不僅在於身份認同。更至要的是，去殖民化可以開放現代化進程下被邊緣的多元文明知識範式，把新知識開放為當代的全球新資源。

數碼時代的海量信息所遮掩的一個事實是：基於文化直覺的多元知識體系正在迅速消失，儘管數碼信息構成的檔案庫不斷膨脹。世界似乎盡在掌控，但是現代性本質裡的疏離感卻並沒有就此解除。所有傳統文明所既有的宇宙觀盡被遺落他處，但是西方現代思想的範式又未能趕上技術進化所遵循的功能性邏輯。人類越是認同人與宇宙的分裂，科技「智能」的力量就愈不可估控。

人類直覺所能彌補的正是人與宇宙的分裂。直覺建立在特定的文化基礎上，每個文明都曾發展出與宇宙溝通的方式。數碼時代下湧現的「信息」能否被運用到位，取決於我們能否為其賦予豐富的意義，進而轉化成真正的「知識」，這包括帶著集體記憶和深厚歷史經驗的科技知識。

然而，從不同文化背景發展而來的在地知識正在迅速地消滅。狹隘的政治經濟利益導致多種文化不斷被摧殘的「文化環境災難」。後殖民世代的當務之急，是重訪知識所寄身的自我歷史，以期尋回受現代範式摒棄的知識。我們必須寄望予被殖民的知識的解放，以獲求科學範式的嶄新面貌。

沈綺穎的創作以一曲家族的輓歌打開深埋的歷史維度，迫使觀眾從某張褶皺的照片、一具義肢或一管無法上膛的手槍背後去聆聽那些不復在場的話語。儘管許多細碎片段早已不復完體，但它們卻依然有如座碑。它們是崇高理想的物證，承載了失而復得的希望。隨著沈綺穎的展覽，我們走進一個塵封的檔案，重新窺見被「解放」話語和「現代性」意識形態所遮掩的隱秘。

(中譯／許婧、張頌仁)